

增補足本東萊博議

一函
函八冊

增補東來博議卷六

齊侯見豕

莊公八年

蛇關於鄭

莊公十四年

神降於莘

莊公二十三年

卜偃童謠

莊公二十五年

狐突遇申生

莊公二十六年

城鄆有夜登邱

莊公十一年

樞有聲如牛

莊公二十三年

蛇出泉宮

莊公二十六年

魏顆見老人

莊公二十六年

鳴毫社

莊公十一年

鄭伯有

莊公二十三年

石言於晉

莊公二十三年

當璧而拜

莊公二十三年

鄭龍關

莊公二十三年

為石

莊公二十三年

鵲鳴來巢

莊公二十三年

龍見於絳

莊公二十三年

怪生於罕而止於習赫然當空者世謂之日杲然徧空者世謂之星油然布空者世謂之雲隱然在空者世謂之雷突然倚空者世謂之山渺然際空者世謂之海如是者使人未嘗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怪耶其所以舉世安之而不以為異者何也習也熹蒿悽愴之妖木石鱗羽之異世爭怪而共傳之者以其罕接於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凶有禳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猶有東必有西有晝必有夜也亦何怪之有哉夫子之不語怪者非懼其惑眾也無怪之可語也左氏嗜怪時神怪之事多出其書范寧闢之以誣說者是之吾謂載之者非闕之者亦非也載之者必以為怪而駭其有關之者必以為怪而意其無一以為有一以為無至於心以為怪則二子之所同病也人不知道則所知者不出於耳目之外耳目之所接者謂之常耳目之所不接者謂之怪凡所謂怪者其辨而競爭之至於耳目之所常接者則輕之曰是區區者吾既厭聞而厭見之矣何必復論哉抑不知耳之所聞非真聞目之所見非真見也耳之所聞者聲爾而聲聲者初未嘗聞目之所見者形爾而形形者初未嘗見日星也雲雷也山海也皆世俗欲聞而厭見者也至於日星何為而明雲雷何為而起山河為而峙海何為而渟是孰知其所以然者乎其事愈近其理愈遠其迹愈顯其用愈藏人之所不疑者有深可疑者存焉人之所不怪者有深可怪者存

焉吾日用飲食之間行不著習不察尚莫知其端倪反欲窮其辭於荒忽茫昧之表何其舛於先後也天下皆求其所聞而不求其所以聞皆求其所見而不求其所以見使得味於鈇聞厭見之中則彼不聞不見者亦釋然而無疑矣子路學於夫子以事鬼神為問又以死為問子路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而已生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死而已吁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安有知此而不知彼者哉果知人則必無鬼神之問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知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知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提耳而誨子路無非直實語世儒乃或以為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子路深省於一言之下故白刃在前結纓正冠不改其操則死生鬼神之際子路其自知之矣在睽之歸妹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其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幽明實相表裏幽鄰於明明鄰於幽初未嘗孤立也是爻居睽之終子然孤立睽幽明而為雨塗睽生疑疑生怪故負塗之豕載車之鬼陰醜詭幻無所不至然至理之本同然者終不可睽疑則射時則止疑則冠解則婚向之疑以為怪者特未能合幽明為一耳猶陽之發見陰之伏匿陽明陰幽常若不通及二氣和而為雨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孰見其異哉陰陽和而為雨則羣物潤幽明合而為一則羣疑亡融通灌注和同無間平日所疑蕩滌而不復存矣子路之問人鬼死生睽而不合既聞夫子之言豈非遇雨而羣疑亡乎左氏與子路同遊夫子之門者也猶不能除嗜怪之習然則夫子之雨亦擇地而降歟曰非也五日霏微十日霖霖而枯荻槁木不能沾涓滴之澤焉非雨之有所吝我無以受之也我無以受之則日見降雨猶為不遇雨日見聖人猶為不遇聖人在氏遇聖人而蒙蔽是誰之罪耶

齊公孫無知弒襄公

八年

咎既往者易為說扶將傾者難為功樂論病而憚治病此人之通患也齊公孫無知之弒襄公論者本其禍端歸之信公其說曰國無二統禮無二嫡基於衣服禮教之微而成於簪弑弑奪之酷齊之禍庸非信公為之乎嗚呼此論病也非治病也當信公之時獻此言可矣及襄公之時始為此言何其晚耶追論前日之失而不能已今日之禍君子不責也君子不幸而立襄公之朝宰肯徒咎既往一無規畫拱手而待禍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而無不可除之患未然之前吾則有防患之術已然之後吾則有救患之術唯所遇何如耳在襄公世禍患已成防患之術既往而不必論請獨論救患之術恩與怨親與讐人皆以為不可並也殊不知易恩者莫如怨易親者莫如讐公孫無知雖託於公族而信公假以非分之寵上偏正嫡方襄公居東宮之時以人情度之豈能不思且恨哉信公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想無知之心自知襄公必償其宿忿投於廢絀疎棄之域矣使襄公釋然待之加厚則無知必謂本當見怨反得恩焉本當見讐反得親焉吾何以得此於彼哉始以為虎今乃吾之父始以為狼今乃吾之兄既得望外之施亦必思望外之報矣然則向之怨所以彰今日之恩也向之讐所以彰今日之親也襄公果知出此則變無知悖逆之心為忠義之心非徒可以除患抑又可以召福矣昔漢定陶王少而愛長多材藝元帝奇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他王元帝間其隙而成帝能合其隙此所以有信公之失而無襄公之禍也成帝之心思吾親不可得而見見吾親之所愛者猶見吾親焉吾親既沒無所致其孝今厚吾親之所厚是亦厚吾親也愛親之心方篤萬慮皆不能入其曾次自親之外無復他念何暇省記吾一身之嫌隙乎苟微見瞽瞍之隙必吾愛親之心已少弛矣忘親之愛而思己之隙先己後親固

已墮於不孝矧又報之乎如意之於諸呂植之於魏倣之於晉死亡相尋吾未嘗不恨惠文武三帝之愆於孝也安得以成帝之風警之乎雖然先君之所愛從而愛之孝也苟欲而不制馴致叔段州吁之亂則將奈何曰愛之必欲全之授之以權而長其惡是致之於死地也焉得愛

齊桓公入齊

莊公九年

魯莊公忘父之讐而納子糾管敬仲忘主之讐而事桓公齊桓公忘身之讐而用管仲不可忘者父讐也忘其不可忘莊公之罪也可忘者身讐也忘其可忘者桓公之義也獨管仲之事論者疑焉子糾其主也桓公其王之讐也不死其王而相其讐宜若得罪於名教今反見稱於孔子此論者之所共疑也競騖驥者至伯樂而定競是非者至孔子而定既經孔子豈復容異同之論乎雖然無所見而苟異聖人者狂也無所見而苟同聖人者愚也已則無所見徒假聖人以為重曰伯樂所譽其馬必良孔子所譽其人必賢使有問其所以良其所以賢者必錯愕吃訥左右視而不知所對矣隨伯樂而譽馬者未免為不知馬隨孔子而譽人者未免為不知人天下之事知當自知見當自見伯樂之鑒初無與於吾之鑒也孔子之智初無與於吾之智也管仲之是非聖人固有定論矣抑不知反求吾心果定歟不定歟吾之心不知所定而苟隨聖人以為定是以名從聖人而非以實從聖人也君子之學從實而不從名吾心未定雖聖人之言不能使之定是豈妄疑聖人之言者哉其從聖人以心不以貌此真從聖人者也是故聞孔子稱管仲之言必當求孔子稱管仲之意孔子之意豈以管仲所枉者寡而所直者眾耶所誣者小而所伸者大耶嗚呼枉尺直尋在聖門中無是事也又況事讐之枉不得為寡誣道信身在聖門中無是事也又況事讐之誣不得為小然則孔子之意果安在耶糾之與桓公均非正嫡也均非當立也然春秋書納糾而不繫

以子傳昭言殺弟而不謂之兄是則少而不當立者也向若桓公殺糾於未入齊之前則是兩公子爭國而相殺者耳管仲雖桓公可也當乾時之戰桓公之位已定社稷既有奉矣民人既有歸矣是桓公者齊之君也糾者齊之亡公子也以亡公子而欲干國之統桓公以君拒臣糾以臣犯君曲直主客之勢判然矣桓公既得鹿而追治逐鹿之罪滅親親之恩固可深責然以齊君而殺齊之亡公子非兩下相殺者也君之殺其臣雖非其罪為臣之黨者敢以為讐乎此管仲所以事桓公孔子所以許管仲也人第知管仲之事讐耳孰知仲之不當讐桓公哉知仲之不當讐桓公則知仲實未嘗事讐也苟徒信孔子之言而不復深考其所以言則反君事讐皆將自附於管仲矣噫仲果反君事讐則雖萬善不足以贖況區區之伯功耶

齊魯戰長勺榘松○士為謀晉侯伐虢榘松

七年

迂儒之論每為武夫所輕鉦鼓震天旌旄四合車馳穀擊首死一生而迂儒曲士乃始緩視闊步誦詩書談仁義於鋒鏑矢石之間宜其取路淋瀝冠之辱也魯莊公與齊戰於長勺兩軍相望此為何時而以聽獄用情對曹劌之問戰何其迂濶而達於事情耶是言也特以語宋襄陳餘則見許矣特以語孫武吳起則見侮矣彼曹劌遽以一戰許之意者劌亦迂儒曲士之流歟觀其從莊公戰以我之盈乘齊之竭以我之整逐齊之亂機權韜畧與孫武吳起並驅爭先初非宋襄陳餘儕匹也使莊公之言誠迂濶而不切事情豈足以動劌之聽耶其所以深賞而亟許之者殆必有說也馬之所以不敢肆足者銜轡束之也臣之所以不敢肆意者法制束之也銜轡敗然後見馬之真性法制弛然後見民之真情困之不敢怨虐之不敢叛者却於法制耳大敵在前槍擗駭懼平日之所謂法制者至是皆渙然而解散矣法制既散真情乃

出食馬之恩羊羹之恩恩恩怨各肆其情以報其上苟非暇豫之時深感固結於法令之外亦危矣哉凡人之易感而難忘者莫如窘辱怵迫之時子羔為衛政則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鄭門則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親則子之足此乃子報怨之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足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此臣之所以脫君也蓋人方在縲紲之中錙銖之施視若金石毛髮之惠視若邱山子羔一有司耳徒有哀矜之意初無哀矜之實遇寇難人猶且報之若是況莊公君臨一國小大之獄皆必以情及其遇寇人之思報豈子羔比耶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昔居死地嘗受其陽令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賜哉民既樂為之死則陷堅卻敵特餘事耳莊公之言吾見其切而不見其迂也吾嘗論古人之言兵與後人之言兵迥然不同曹劌問何以戰公始對以惠民則不以為然則對以事神則又不以為然則對以聽獄三答曹劌之間畧無片言及於軍旅形勢者何耶蓋有論戰者有論所以戰者軍旅形勢者戰也民心者所以戰也二者猶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問所以戰而答之以戰是問楚而答燕也晉士為諫晉侯伐虢亦曰虢公驕若驕勝必棄其民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當時之論兵者每如此魯莊公晉士為在春秋時未嘗以學術著名而所論鉤深致遠得戰之本豈非去古未遠人人而知此理耶唐柳宗元號為當代儒宗其論長勺之役乃謂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吾未之信乃歷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元之所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吾是以知春秋之時雖不學之人一話一言有後世文宗巨儒所不能解者也況當時所謂有學術者耶況上而為三代為唐虞者耶新學小生區區持私智之義難而欲測古人之海豈生譏評最訟不已多見其不知量也

禹湯罪已桀紂罪人莊子

近禹湯者莫如桀紂禹湯大聖也桀紂大惡也其相去之遠不啻天淵何為其相近也禹湯善之極桀紂惡之極善惡二也其所以行之者一也禹湯歸功於人桀紂亦歸罪於人禹湯功冠天下皆推而歸之人曰此左右之功此羣臣之功此諸侯之功此萬姓之功自視不見有一毫之功焉桀紂罪冠天下皆推而歸之人曰此左右之罪此羣臣之罪此諸侯之罪此萬姓之罪自視不見有一毫之罪焉然則禹湯歸功之心豈非即桀紂歸罪之心乎禹湯歸罪於己桀紂亦歸功於己禹湯引天下之罪而歸之己曰此我之愆非汝之愆此我之責非汝之責欲以一身盡代天下之罪焉桀紂引天下之功而歸之己曰此我之謀非汝之謀此我之力非汝之力欲以一身盡擡天下之功焉然則禹湯歸罪之心豈非桀紂歸功之心乎由是觀之禹湯之所以為善乃桀紂之所以為惡者也使禹湯移歸功之心為歸罪之心則桀紂矣使桀紂移歸罪之心為歸功之心則禹湯矣惟聖固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慕狂特翻覆手耳人之所甚尊而不敢仰望者禹湯也人之所甚賤而不足比數者桀紂也平居自期以聖吾雖自奮必不能為禹湯吾雖自量必不至為桀紂今觀自狂入聖如此之易則吾有時為禹湯矣安得而不喜自聖入狂亦如此之易則吾有時而為桀紂矣安得而不懼一念之是咫尺禹湯一念之非咫尺桀紂誘於前迫於後則善豈待勉惡豈待戒哉凡人之學太高則驕太卑則怠二者學者大病也苟思去禹湯為甚近思為平生又思去桀紂為甚近驕為平生聖狂一法更相懲勸驕怠二病更相掃除或輓之或推之此顏子所以欲罷不能也歟久矣世之不知此理也而臧文仲獨知之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判禹湯與桀紂以人己之兩語意者古之遺言歟至其論公子御說之宜為君則流入於醫史之學惜乎孤

矣而惡也吾又嘗論之禹湯能收天下之惡桀紂能長天下之惡天下之人忿爭貪暴惡惡蔓延徧布海內禹湯皆斂之於己以為己罪人見禹湯之罪已忿者平爭者息貪者愧暴者悔禹湯一罪己而盡收天下之惡使歸於善天下皆歸於善是亦禹湯之善也雖曰罪己然天下功孰有居禹湯之右者哉禹湯所收者惡所得者善所引者罪所得者功何耶蓋既除稂莠何必復求稼之茂既除塵垢何必復求鏡之明但收其惡不必求善惡既盡則善將焉往哉此所以收惡而得善也引罪而得功也桀紂安於為惡不自咎而咎人天下亦從而相咎本所犯者一惡耳諱其惡而不自咎詐也嫁其惡而咎人險也變一惡而數惡日滋月長自十而百自百而千自千而萬覆國亡身遺臭後世由不能收天下之惡而長天下之惡也禹湯受其罪而終不能汙桀紂銷其罪而終不能逃一興一亡邈然遠絕接厥本原不過差之辭受之間而已吾是以益知其相近雖然大聖大惡相近若此屠酷盜賊翻然為善者尚多有之未聞有既聖而復為惡者何也曰河之險入則死出則生死生之分雖跬步人固有陷其中而得脫者矣豈有既出而復肯入者哉

增補東坡志林卷七

宋萬誠閔公志林十

陸戰警蹕公孫述之待馬援也岸幘迎笑光武之待馬援也以述之肅反取井蛙之識光武之嫺而援委
心焉然則模倣小禮累非所以待豪傑耶英雄豪悍之士磊落軼蕩出於法度之外為君者亦當以度外
待之破崖岸削邊幅拊背握手以結其情箕踞盛氣以折其驕嘲謔譴浪以盡其懽懽慨歌呼出肺腑相
示然後足以得其死命是非樂放肆也待豪傑者法當如是也南宮萬之勇聞於諸侯宋閔公新悔之者
豈非欲略去細謹自謂得待豪傑之法耶然終召萬之怨至於見弑何也袒裼暴虎必馮婦而後可怯夫
而試馮婦之術適足以刺虎牙耳古之嫺悔者莫如漢高帝高帝之嫺悔豈徒然哉踞洗以挫黥布適以
亡者之供帳嫺罵以挫趙將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辱用不測之恩降霸霸於炎蒸之時轟雷震於
閉營之際顛倒憂傑莫知端倪此高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無鼓舞豪傑之術拘則為公孫述縱則為宋
閔公何往而不敗哉噫此不足論也若高帝鼓舞豪傑之術其至矣乎曰未也術必有時而窮高帝嫺悔
之患卒見於暮年此所以厭拔劍擊柱之爭而俯就叔孫通之儀也高帝豈不欲早用叔孫通之儀哉彼
見其所謂儀者拘縲苛碎決非武夫悍將所能堪天下未定而遽行之必失豪傑之心故寧茂秦禮法而
不顧殊不知名教之中自有樂地豈叔孫輩所能測哉采薇出車東山之詩雨雪寒燠草木禽獸僕馬衣
裳室家婚姻曲盡人情呢呢如兒女語文武周公之待將帥開心見誠蓋如此初未嘗如陋儒之拘亦不
至如後世之縱也高帝達最易告語惜乎無以是詩曉之

息媯過蔡澤松○楚滅息入蔡離松

子元振萬機心年

關班殺子元機松二

陳夏徵舒殺

靈公宣公

甲公巫臣聘夏姬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

叔向取申公巫臣氏

年

一息媯而產三國之禍一夏姬而合四國之爭甚矣色者禍之首也吾嘗攷息媯夏姬之終始憫之未已而有所疑焉疑之未已而有所惑焉異女之色者必曰傾城傾國嗚呼此何等不祥語也有士於此當傾人之城當傾人之國世必指為不祥之人矣必畏而惡之矣至於女則反夸其傾城傾國求之唯恐不為在士則為醜名在女則為美名如息媯夏姬亡人之身亡人之國不可一二數前車覆後車在前舟溺後舟進明知其禍而競逐之彼碌碌者猶不足道也以巫臣之智叔向之賢亦皆甘心焉此吾之所疑也既而思之意有所重則愛有所移莫親於身莫厚於族莫大於國一念昏惑醉於聲色之美尚能棄平日之所甚重者猶徹晨沉醉於理義之味者乎其見危致命以砥質為枕席以鼎鑊為池沼固無足怪世之求生害仁者特未知為善之味爾此吾之所惑也抑吾又有所深惑者焉申公巫臣諫莊王子反納夏姬而終挾夏姬以出走陽以正義拒之而陰取之其險譎人之所共惡宜子反欲錮之於晉也共王則曰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人皆以為為險共王獨以為為忠何耶共王之心以謂因彼為言成吾真善吾蒙其益足矣彼之行許足以自損吾何預焉在我則益在彼則損哀之可也怨之不可也深味其言廣大寬博凡猜阻忌刻之心冰解凍釋蕩然不留人君誠佩是言以納諫則但采封菲何恤下體但薦寵澤何嫌澗濱吾能納規諷則為君之責塞矣其誠其偽其狂其計皆諫者之事也非吾事也吾方急於聽納求免吾之責亦何暇憂人之憂哉雖堯之稽於衆舜之取諸人以為善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噫人心之取舍有大不同者想巫臣之在晉必竊笑楚國受吾之欺而夏姬為吾之所得是楚失計而我得計

也共王之在楚亦必竊笑巫臣能解先君之惑而自不免於惑是巫臣失計而楚得計也巫臣之笑共王之笑執得孰失必有能辨之矣攷之於傳巫臣以陽橋之役奔晉實共王即位之二年也共王生十年而即位當巫臣之出奔其齒纔十有三耳以十有三齡之童子其發言可為萬代納諫之法非有大過人之資能之乎共王有大過人之資不能充養威權下移雖知巫臣之無罪坐視子反之徒屠戮其族曾莫能制召怨生敵為國太患聰敏之不足恃如此吾未嘗不慨然深憾也共王雖不能踐是言然其言實與謨訓誥之所未發聽言者當實多以為元龜蓋天欲以是實遺後世偕共王之口而發之耳後世之君亦曰共王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後世謀也則忠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宣公十四年

國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寇惡不成於有助而成於無助國家之難攻其外而無應於內則攻者亦將窮而自止無寧懿則越不能亡吳無郭開則秦不能亡趙無鄭譯劉昉則隋不能亡周無裴樞柳燦則梁不能亡唐是數國者非其人之內叛人孰能取之故曰國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寇天下未有皆助惡者也為惡者未有皆得天下之助者也彼為惡者惟欲人皆中立無所偏助如里克之於驪姬王祥之於司馬馮道之於五季陰拱默居坐觀成敗則吾事濟矣故曰惡不成於有助而成於無助是故禍莫甚於內叛莫莫甚於中立二者之罪孰為大曰中立之罪為大是何也內叛之罪易見中立之罪難知人臣之叛君即讐者五尺童子皆知疾之雖所謂讐敵者資之以集事亦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何者以其叛君而趨我也君且叛之而況於人乎今日為我所誘而叛君安知他日不為人所誘而叛我乎吾位未定則惜之以成功吾位既定則除之以防患此傳暇叛子儀而納厲公終不免於厲公之誅也乃若原繁之自為

謀可謂密矣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歷忽置儀宋之變國四易主汎然中立舉無所助入則事之出則捨之視君如傳舍不置欣戚於其間依阿取容優游卒歲既不為人所愛亦不為人所憎固可以獨全於艱危之時自古之持位保祿者率用此術雖遇明主亦未易察其為姦也厲公以私憾殺之固非其正天其或者假手於厲公以大警為臣者歟觀繁對厲公之辭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信如是說則苟據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篡亦君也僭亦君也盜亦君也警亦君也為臣者皆操此心則人君將安所恃乎甚矣繁之姦也嗚呼論人臣之罪者至叛逆而極然事克則卿不瓦則烹成敗猶居其半也至於中立者自謂無往而不得志國有存亡君有廢興時有治亂何有安危吾之爵祿常自如也彼何預於我哉其用心可謂姦之尤者矣中立如原繁有時而干厲公之誅則世之取容者果可以長無禍乎吾故表原繁之誅以風中立之士云

王賜號公晉侯王馬

莊公十

吏之守幣者以財假人謂之盜將之守邊者以地假人謂之叛財之在幣者非吏之財也地之在邊者非將之地也財非其財而擅施焉地非其地而擅棄焉其排抵譴訶也宜哉為官守幣者吏也為國守邊者將也為天守名分者君也專財與地得罪於人則專禮以假人者豈不得罪於天耶天未嘗以名分與人君特寄之人君俾守之耳輿地廣輪之博版籍生齒之繁甲兵卒乘之雄象犀金縢之富皆君之有獨名分者非君之有也天以四海九州全付人君惟各於名分何耶蓋名分者四海九州之所自立人之所輕天之所重也周惠王不知天之所重誤視名分為己物輕以假人而不甚惜當號公晉侯之來朝惠王謂公侯相去一間耳賜賚之際有所厚薄吾心慷慨於是等其王與馬之數不為之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

多多寡寡不可亂也假天之秩以為私惠何以維大而子元九乎人心無厭悛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惠王既假晉以公禮矣後數十年而晉文有請隨之舉果欲假王之禮非惠王改其僭心晉文近敢爾耶剝廬則及林剝林則及膚庶人而僭士禮是僭大夫之漸也士而僭大夫禮是僭諸侯之漸也大夫而僭諸侯禮是僭天子之漸也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護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況公侯之近且貴乎吾觀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特較公侯璧馬之多寡也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纔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而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隄雲橫屹如山嶽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隄之損益也然水潦暴至勢與隄平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遏皆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原莊公逆王后於陳

莊公十一年

○蘇公奉子頹

莊公十一年

王處櫟

莊公二十二年

鄭伯執公納王

莊公二十二年

會於首止

莊公二十二年

惠王崩

莊公二十二年

盟於洮

莊公二十二年

王子帶召戎

莊公二十二年

王子帶奔齊

莊公二十二年

襄王以狄伐鄭以

莊公二十二年

仲孫款言王子帶

莊公二十二年

滑人叛鄭

莊公二十二年

富辰請召王子帶

莊公二十二年

襄王以狄伐鄭以

莊公二十二年

襄王以狄伐鄭以

莊公二十二年

襄王以狄伐鄭以

莊公二十二年

狄女為后大叔以狄師攻王王使告難

莊公二十二年

晉侯納王

莊公二十二年

晉侯納王

莊公二十二年

晉侯納王

莊公二十二年

晉侯納王

莊公二十二年

晉侯納王

莊公二十二年

天下之事遠近隱顯之所在初未嘗有定名古非遠也今非近也古之事非隱也今之事非顯也惟吾心之所見如何耳今之所謂甚近而易見者莫如身之所親歷也惠王身被子頹篡奪之禍而復寵子頹鄭伯身九子頹徧舞之僭而復奏備樂襄王身經子帶召戎之變而復親戎狄身遇之而復身蹈之何耶人

心蔽於此者忽於彼惠王蔽於愛故雖近被篡奪之害已如異世而忘之矣鄭伯蔽於侈故雖近見徧舞之僭已如異世而忘之矣襄王蔽於忿故雖近經召戎之變已如異世而忘之矣是三君者心一有所蔽雖耳目之所親接者視之惘然如異世事况欲責紂使鑒數百年前之桀責幽厲使鑒數百年前之紂難矣哉故嘗論之心有所蔽則以今為古心無所蔽則以古為今矣是何也心有所蔽則觸情縱欲覺在前而不見戮在後而不知身所親歷曾未踰時若醉若夢視之猶太古鴻荒之世不復省錄此以今為古也東襄鄭伯之類是也心無所蔽則六通四關合千載為一朝合萬代為一世與古聖賢更相授受更相酬酢於無聲無臭之中和平無間此以古為今也舜文若合符節之類是也以古為今以今為古特在吾心之通與蔽耳曷嘗有定名哉嗚呼人心不可有所蔽也處當世之事而蔽於私情則雖易見之禍有不能見焉論異世之事而蔽於陳迹則雖易見之理有不能見焉惠襄鄭伯既蔽於私情而不能見其禍矣後世論之亦未免蔽於陳迹也自其迹觀之則鄭伯首倡納惠王者號公從鄭伯而納惠王者鄭功大而惠王反薄之號功小而惠王反厚之世皆疑惠王待鄭之薄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見子帶之禍世皆悔富辰導子帶之失也惠王失位於齊桓伯諸侯之時襄王失位於晉文伯諸侯之時納襄王者在晉而納惠王者不在齊也皆咎齊桓之納王纖也揆之以理則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齊桓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是豈有難見之理哉而人交訟其行賂多出於理之曲者蓋恃直則不必賂也鄭恃功之大而守其常號憚功之小而獻其諂功已往而易忘諂方至而易惑此惠王之所以厚號而薄鄭歟劉文靜裴寂俱唐室功臣然首建大義皆文靜之謀非寂敢望也高祖厚寂而薄文靜者文靜以其功寂以其諂耳人情豈相遠哉故曰惠王之待鄭

薄本無可疑兄弟當親戚狄當疎子帶之不可絕政如戎之不可通也富辰教襄王親其所親疎其所疎本無二說使襄王納其諫而不與狄通則子帶何自而成其惡乎若與狄通雖無子帶猶不免於亂也自古與戎狄共功者未有不為其反噬唐之回紇晉之契丹始借其力終罹其患彼二國者亦豈有子帶之釁召之郎為襄王者當以與狄通為悔不當以召子帶為悔也故曰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天子猶父也諸侯猶子也父有難一子居近而能救之為諸子者幸其父之免足矣何必競其功耶齊桓伯天下鄭號納王而齊桓未嘗享其功當是時風俗猶厚也及襄王之出晉與秦俱欲納王晉文辭秦師而獨擅其功外傳記子犯之言曰君盍納王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是猶一子欲專救父之名拒諸子使不得前其心不在於父而在於名安得為孝乎吁亦薄矣然則齊桓晉文孰為答耶故曰齊桓之緩於納王本無可答後世之論疑其所不當疑悔其所不當悔答其所不當答

鬻拳兵諫公十

古今以人君拒諫為憂吾以為未知所憂也昔人君之惡者拒諫居其重置是而不憂將何憂曰君之拒諫可憂而非人臣之所當憂也君臣同體君陷於惡臣不為之憂將誰憂曰君有君之憂臣有臣之憂未聞舍己之憂而憂人之憂者也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諫之道難矣薛蕙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辭之不達未善也氣之不平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於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坐以待旦夜以繼日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道亦何暇憂其君之從與拒乎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天下之拙醫也不憂算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天下之庸將也臣之納諫者苟尤君而不尤己不能導君而使自從徒欲強君而使必從其流弊終至於鬻拳脅君而後止耳鬻

奉豈欲脅君哉告而不聽故出於強強而不聽故出於脅君愈不聽而愈求之於君曾不知反求吾納諫之道盡歟不盡歟諫吾職也聽君職也吾未能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其可乎祭在人響在神諫在臣聽在君有孔子而魯不治者諫在孔子而聽在魯侯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王也孔孟急於救世豈在嚮拳下手然寧坐視齊魯之失道終不肯強齊魯之君者蓋臣之職而不敢越臣之職也嚮拳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萬分之一而遽欲脅君乎當嚮拳臨楚子以兵及其拒楚子不納也幸楚子不以為忤耳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嚮拳何術以繼之乎使是時不幸為楚子所誅則陷於逆亂其心迹終無以自見於後世矣嚮拳亦知其不可繼自謂吾心忠而迹逆心順而迹悖故以則足之心明吾兵諫之迹後世欲學吾之兵諫盡學吾之則足不可學則吾之兵諫亦不可學也聖人之道欲後世之皆可學嚮拳之道欲後世之不可學何其與聖人異耶耶先之以稱兵後之以則足壞於前而修於後開於前而閉於後隨作隨救焦然不寧吾恐聖人之舉事不如是之煩且勞也道有樞言有會柁後則舟轉輪運則車行夫豈在於用力耶古之人固有廣廈細旃之上從容片言晏治平之原者固未嘗動聲色費辭說也牽裾折檻已為下策况動干戈於君側耶苟卿儒之陋者也其論諫諍輔拂乃曰自能率羣臣百吏相與強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謂之輔拂之說即嚮拳之說皆欲以力強其君者也匹夫所恃以動萬眾者道存焉耳苟欲與君較力是匹者與犄犢較富也危矣哉

陳敬仲辭卿飲桓公酒

二年

人之嗜進而不知止未有不由于孫異者一身之奉易足也一身之求易供也其所以嗜進而不知止者特欲為子孫無窮之計耳吾身不能常存主豈不能常保身未沒者未衰之時厚集權寵以遺後之人一